

# 懷念胡耀邦

## ——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場爭論

● 嚴 平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歷時七年(1980-1987)之久的胡耀邦在中共歷史上寫下了奪目的篇章。雖然他逝世已經十六年多了，然而經歷過那些年代、感受過他功績的有良知的人，無不深深地懷念他。

在離開總書記的職位到去世那段時間，胡耀邦曾受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等指責。隨着時間的流逝，歷史日漸證明胡耀邦當時的所作所為，是在致力於一個和諧社會的建設，這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的。

### 〈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出台

1979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昌向中央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個概念。他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還必須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個主張立即獲得胡耀邦的熱烈贊同。

黨的十二大開過後，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積極推進精神文明建設工

作，但在工作的指導方針上，出現了兩種不同聲音。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認為，進一步明確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乃是客觀需要。1986年，中央書記處把研究精神文明建設列入議事日程，組織一批人對當前精神文明建設的現狀、經驗、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着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草稿完成後，分送中央有關負責人徵求意見。多數人認為這個文件切合時宜，具有指導意義。有些人認為應當總結近幾年來精神文明建設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問題，不能迴避不談。但也有人認為，這個文稿居然沒有講「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十二大文件還算不算數？薄一波則說沒有必要搞這個「決定」。

胡耀邦聽了起草小組匯報的各種意見後說，文件已經有了基礎，但還要再下功夫修改得好些。對那些不贊同搞這個文件的人，由胡啟立、王兆國、溫家寶等分頭去訪談，聽取不同意見，介紹起草經過，爭取獲得贊成。

8月，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討論〈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第三次修改稿。鄧力群作了長篇發言，歸納起來主要是兩點：一、這個文稿與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來其他文件缺乏連貫性；二、反映這幾年來新經驗、新問題不夠。他第一點的意思其實就是文稿沒有講共產主義，第二點是沒有講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會上，薄一波一反過去的否定態度，表示贊成搞這個文件。會議決定文件的名稱改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下文簡稱〈決議〉）。

當時，胡喬木聽說中央書記處要開會討論這個文件，便說文件寫得不行，沒有討論的基礎，建議書記處不要開會。胡耀邦等人認為這個會早已安排，取消的理由不足，會議照常舉行。胡喬木沒有出席這個會議，讓楊尚昆帶來意見說這個文件還不成熟。但是，楊尚昆聽了會議討論的發言後也表示了肯定的意見。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將〈決議〉修改稿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各部委徵求意見。針對〈決議〉修改稿，鄧力群等人拋出另一個修改稿，內容有「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仍將長期存在」、「要對資本主義思想進行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以及「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等辭句，甚至有這樣的話：「在我國有過資本主義剝削的歷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的。」鄧力群把這個修改稿送給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彭真、薄一波等二十多人，得到了幾個人的贊成。鄧小平對鄧力群的修改稿並不滿意，特意刪去「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那句話。

胡耀邦看了鄧力群的修改稿，認為分歧的焦點在於要不要援引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

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因為對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人們的理解並不一致。如果不對這個根本問題加以澄清，文件就無法通過，在實際工作中還會發生「左」的干擾。9月13日，胡耀邦親自執筆起草了一封給中央常委的信，並於次日徵得了趙紫陽的同意，兩人聯名發出。這封信開宗明義：「我們兩人同意起草小組的這個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鄧小平看了胡、趙的信，立即批示：「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好，我完全贊成。」李先念也批示云：「同意小平同志意見。」

9月15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說：某些人放風說，鄧力群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有的人可能挑起爭論，旁及其他。鄧小平說：不要緊。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決方法解決問題，少數服從多數。現行的路線不能動搖。我們的政策還是要放，而不是收。現在集中力量把六中全會開好，其他問題會後再講。〈決議〉稿先在會下溝通一下，有了結果再告訴我。你還可以直接找鄧力群談談。鄧小平又說，「自由化」這個詞可以不用，但也確有一些人想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怪論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隨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的這些話，並說：不能左右怕，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吾愛吾師，更愛真理。不解決這個問題，甚麼也幹不成（參見田紀雲：〈近距離感受胡耀邦〉，《炎黃春秋》，第151期）。

對於這個決議稿不再沿用「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否站得住？在組織上是否合法？胡耀

邦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後來他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詳細說明了四點理由。

第一點，主要是因為：(一) 共產主義思想的含義在不同的範疇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釋，「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二) 共產主義思想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適合。(三) 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四) 這個提法對統一祖國更加不利。胡耀邦從理論上、政策上、實踐上，言簡意賅的闡述，否定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左傾錯誤的一個理論堡壘。

第二點，〈決議〉中明確提出：「我們黨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說，並沒有隱瞞和降低我們的最高綱領。

第三點，不再沿用十二大的這個提法，合法不合法？由於形勢發展和變化，對中央報告中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這種情況在我黨的歷史上屢見不鮮。胡耀邦在講話中還列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調整了十一大制定的路線等歷史事實，解除了一些人的疑惑，更是對鄧力群等人質問「十二大還算不算數」的一個有力回答。

第四點，絕大多數同志都沒有對這個〈決議〉稿不再沿用那句話表示疑義，僅有少數同志主張援引，但是鑑於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所以我和紫陽同志正式向常委作了報告，這樣處理也是很慎重的。

## 「資產階級自由化」口號之爭

參加〈決議〉文件起草的于光遠回憶說：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大家頗費了一點心思。由於這個口號沒有確切的含義，它的使用也帶來不少問題。但是大家又覺得這個口號已經用過了，這樣一個黨中央的文件不用似乎也不妥。最後主張乾脆給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也就是給它劃一個範圍。這樣的意見，在起草小組內很難說是哪一個人提出來的，反正七嘴八舌，大家都同意這樣的意見，胡耀邦也表示同意……文件上這麼寫，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死的概念定義為這樣的思想 and 行為，目的是防止濫用這種帽子來壓人，用這個棍子來打人。但是這麼下定義也把這頂帽子、這根棍子的政治分量加重了。當時大家擔心，如果限制不了，把這個帽子廣泛地使用會帶來一些問題。討論來討論去，大家還是下決心這麼寫下來了。

9月28日，十二屆六中全會正式會議舉行，根據出席全會的一位老同志回憶，〈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全文被宣讀後，陸定一發言說：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提過，今天是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第十四頁第十二行有一句話，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時候，蘇聯方面就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字是從那裏來的。以前沒聽見過。是蘇聯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說我們的「雙百」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1959年劉少奇同志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他沒有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做甚麼定義。以後我也曾經引過劉少奇同志的這句話。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字〈通知〉，說這個「二月提綱」是彭真同志一個人搞的，是背着康生和其他人搞的，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在《人民日報》上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對我的，是由甚麼舊文化部西安紅旗造反團寫的文章，就是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說我反對思想上「滅資興無」。證據就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講話裏邊講了好幾個自由，甚麼批評的自由呀，反批評的自由呀，保留意見的自由呀，信教的自由呀，不信教的自由呀等等，因此，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這篇文章是造反團寫的，在這篇文章的屁股後還印了中央的一個甚麼文件，講到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現在覺得文件上如果去掉這幾個字，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讀為「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這個很好嘛，不要去同「文化大革命」那樣說的混同起來吧。別的我都贊成，只有這一句，把它去掉，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他們混淆在一起，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接着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我們所查的資料，是1959年劉少奇同志在國慶十周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第一次用這個詞。他的原話大概是這個意思：「雙百」方針不是「資

產階級自由化」。後來，還有其他同志也用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重新用了這個詞，小平同志講得比較多。我們黨內確實一度出現過某些同志濫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現象，所以，後來小平同志講，我所講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指的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所以，現在請同志們考慮一下，這個詞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甚麼好處沒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有同志提，把「自由」同「資產階級」連在一塊是有毛病的，因為資產階級它並不是很自由的，把「自由」同「資產階級」連在一塊這個詞不一定好。可是呢，有幾個情況我們是要注意到的。第一，現在我們國家裏確實有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二，從根本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畢竟是少數。思想上模模糊糊的，在觀念上有這樣那樣錯誤主張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錯誤的，同那些從根本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等量齊觀，也是不妥當的。這幾年，我們各級領導特別是中央，不要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帽子亂戴，一般我們是控制得比較嚴的。第三，我們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保留這個詞好多年了，一下子就不要了，不可能在某些人中發生錯覺。我只是提出這麼個問題來，請同志們考慮一下，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的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贊成定一同志意見的，也還是有些人，請同志們考慮一下。

萬里發言說，只要是科學技術高度發展了，社會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都得民主、法制，高度的民主、法制以後，哪個社會都不能搞自由化。所以，這個自由化，加到資本主義社會

也不對，加到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對。所以我主張取消。電腦都不能搞自由化，都要立法。

楊尚昆反對說：我主張保留這個原意。余秋里說：我也同意保留。

接着，薄一波發言說：關於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詞，大概在大半年以前，定一同志就勸過我，說以後不要用這個詞，解釋不清楚。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來了，宋任窮同志我們這幾個人議論了一下，認為這一次文件上有許許多多爭論的詞句已經去掉了；定一同志剛才發言講的這句話，同本文件上所講的「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在內涵內容並不是一致的。文件上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自由討論，自由研究，自由甚麼，在這個地方出現「自由化」這幾個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用了這個名詞，就是說，當我們提倡開放政策的時候，就提出兩手抓，轉到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經濟這個軌道上來，就同時提出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這一點，以後又逐步地提到我們學習、批判地吸收資產階級的一些進步的東西；反過來說，就是資產階級某些東西我們批判地吸收，也就是說，有些東西我們批判地不接受。所以，寫這一句話，和定一同志講的涵義並不完全相同。（宋任窮插話：不一樣，兩個不一樣。）因此，我們主張維持這個文件比較好。維持。

鄧小平這時接着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甚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在那裏敲邊鼓的，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把資本主義一套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我們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甚

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魏京生、王炳章以及郭羅基這些人都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要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個補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甚麼？第一件就是人大通過一個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甚麼首先做這件事？這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要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是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所以，我同意這個話，資產階級自由化該反對，無產階級自由化也該反對。實際上沒有甚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它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不滿，或者叫修改。我贊成甚麼自由化都不能有。但是，實際情況是，要搞自由化就是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我們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這些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我認為，自由化本身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甚麼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我主張用。

趙紫陽也說：主張這句話保留不動。

接着陳雲表態：應當保留。李先念也表態：保留。

胡耀邦總結說：保留，對我們當前的局勢有利。至於說將來不要把某些犯錯誤的人戴帽子，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再經過多少年的實踐，覺得這個名詞不恰當，再可以考慮嘛。是不是這一次保持這兩個方面基調，對我們的政治局面有利。

李先念說：二十年、三十年還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彭真還說：至於名詞本身，我看不是今天我們的主要問題。它現在是講甚麼問題，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上海有一位叫王若望。多元化就是不要黨統一領導，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所以定一同志講話有他的道理，但我們現在講這個很清楚，我們所說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即甚麼甚麼甚麼，是限制得很嚴的，所以我還是贊成維持原案。

最後經表決，一致通過。主持會議的胡耀邦從顧全大局考慮，對兩種不同意見作出了審慎的恰如其分的表示。

## 與青山綠水同在

但是，時間只過了三個月，因為有些地方出現了學生上街遊行的情況，鄧小平對胡耀邦談的關於對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和態度有所變化。他說學生上街遊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他還責怪中央沒有傳達他在六中全會上的那段講話（鄧小平同胡耀邦等人的談話〔1986年

12月30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94-97）。後來又說胡耀邦實際上主張在六中全會決議上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姆維尼的談話〔1987年3月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11）。於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成了胡耀邦的最大過錯。

四十歲上下的人都還記得，胡耀邦是在1987年初的「生活會」上受到一場連續幾天的批評後，辭去了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儘管他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壯志未酬，未能繼續推進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他以憂鬱沉重的心情度過了二十七個月。1989年4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肌梗塞，搶救無效，於4月15日逝世，終年七十三歲。

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在億萬民眾的心靈中引起的衝擊是罕見的。人民哀痛，世界震驚。4月22日舉行的追悼會上，中共中央對胡耀邦光明磊落無私無愧的六十年革命生涯和為黨和國家創下的豐功偉績給予了評價。他忠誠黨的事業，鞠躬盡瘁，不知疲倦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獻身精神；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顧全大局，光明磊落，胸懷坦蕩，謙虛好學，廉潔奉公的高貴品德，更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讚頌。

一年後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深情滿懷的江西共青城一座紅土崗上，他和青山綠水同在，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嚴平 大陸學者